



文化学者马未都 参与犀牛保护工作



著名文化学者、观复博物馆创始人马未都日前受国际环保组织野生救援(WildAid)和天达犀牛生命线(Investec Rhino Lifeline)邀请,造访南非卡帕玛野生动物保护区,探访野生白犀牛栖息地,了解犀牛生存危机和盗猎状况,并亲身参与保护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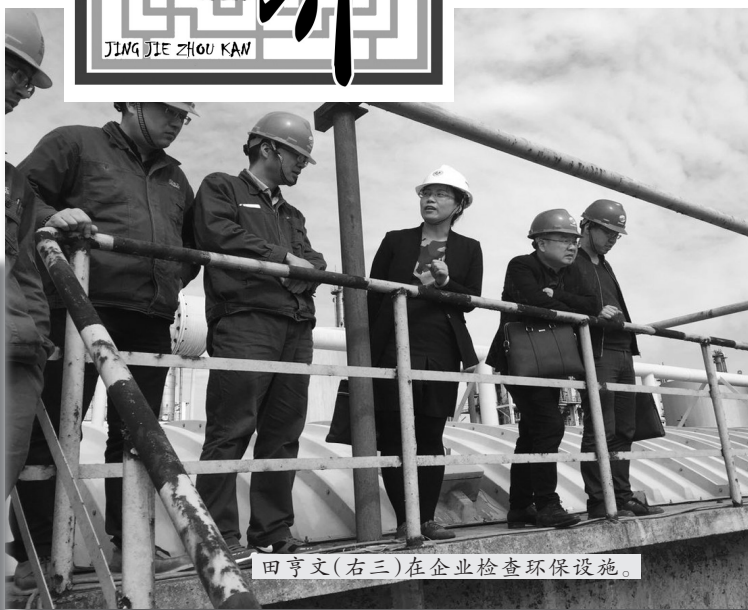
在为期4天的访问中,马未都参与了反盗猎演习,协助动物学家彼得·罗杰斯博士从一头成年雄性白犀牛的角中采集DNA样本,并在角内植入芯片,以便追踪和保护犀牛。马未都还参观了霍德斯普雷特濒危物种保护中心(HESC),了解中心所保留的在盗猎中受伤的犀牛以及因盗猎沦为孤儿的小犀牛的情况。

马未都此行拍摄了大量视频资料,并在保护区内录制了一期《复观嘟嘟》,分享自己在保护区的见闻,呼吁公众停止消费犀牛角,一起保护犀牛。

犀牛作为国际濒危野生动物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I实施保护。但高涨的需求导致在非洲平均每天有3头犀牛被猎杀,犀牛种群数量逐年下降。

马未都于2016年开始担任野生救援公益大使,他多次在自己参与的访谈节目中呼吁公众停止消费象牙、犀牛角等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谈到此次南非之旅,马未都说:“第一次深入野生动物保护区,我深感震撼。人类没有任何理由伤害这些美丽的动物。以残害生命为代价的收藏应当被唾弃,我们必须保护好每一头活着的犀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拒绝购买犀牛角制品,因为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尽管从2012年起拍卖市场开始降温,但消费者对犀牛角古董和工艺品的投资及收藏热度依然存在,这也刺激了黑市的犀牛角雕刻和工艺品的非法交易。南非天达犀牛生命线项目负责人坦娅·多斯·桑多斯表示:“我们希望共同传递强有力的信息,阻止人类因为无知而对犀牛生命造成的威胁。我们相信,现在正是决定犀牛未来的分水岭。”



田亨文(右三)在企业检查环保设施。

碧水蓝天终可期

不得不说,宣传干部出身的田亨文,在环保工作上是一个开拓者、创新者。

港区化工企业众多,大气污染防治一直是难点。“刚来环保局的时候,天天都要接到有关大气方面的投诉电话。往往半夜接到电话,赶到现场,因化工园区企业密集,很难查出到底哪家企业飘出来的气味。”田亨文说。

多年的积累,非一朝一夕能改变。面对治气这项“几乎很难完成的任务”,如何还当地百姓清新的空气和丽日蓝天,以“问题导向”为先,对症下药,是田亨文的回答。

在港区新材料化工园区,废气污染扰民现象尤其突出。田亨文以落实企业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为切入点,推动成立“大气治理联盟”,选出“盟主”企业,使园区内36家联盟单位实行联防联控,互查互纠,协力治气。遇到不配合环保整改的企业,她亲自跑现场,了解企业在环保方面存在的困难问题,积极协助解决。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她的执着与努力下,港区内企业一改改环保、重效益的观念,主动投入治气。

佳润新材料有限公司就曾在治气上有过惨痛教训。公司主要产品为丙烯酸水性溶液,即人们熟知的胶水,生产过程中散发的异味常遭到周边居民投诉。虽然投入上百万元建设了废气处理设施,但运行并不顺利,如何有效收集、处理废气,一直困扰着企业。

田亨文了解后,联系了与港区对口合作的航天工业部专家进行把脉问诊,在废气治理技术方面提供对接,为企业送上“定制服务”。

披雪红梅意自殊

记浙江嘉兴港区环保局局长田亨文

◆本报通讯员王雯 记者晏利扬

温婉素雅的江南女子,是浙江省嘉兴港区环保局局长田亨文给人的第一印象。一身飘逸的长裙,外表清秀纤丽,说起话来轻声细语的她,在环保工作面前却是一派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

短短两三年时间,田亨文带领团队把一个个想不到变成了现实,成功实现了逆袭。在刚与柔、文与武之间,田亨文诠释着环保人的坚守与担当。

梅花香自苦寒来

“披雪红梅意自殊”,这是田亨文赴港区环保局履新时,友人赠她的诗。

她的环保之路,如同历经霜雪磨砺的寒梅,勇敢坚韧的品格,散发出馨香。

一直在中学、宣传、团委等文职部门历练的田亨文,原本是一个与环保毫不相干的“门外汉”。2013年3月,港区管委会将她调入环保局任副局长。对环保领域一片空白,这成为她任职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最初开会时,都不明白大家在讲什么,对环保专业用语也不熟悉,只能刻苦钻研,不耻下问。”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和年轻人的冲劲,很快,她就在工作中独当一面。

刚到环保局时,田亨文接管信访、执法、应急、监测等一线部门。爬上几十米高的烟囱检查排污监测设备,下到泥泞不堪的河岸勘查偷排口,三更半夜拿着手电去企业夜查,对她都是常事。而最大的考验,是环境事件的应变处置。

2013年上半年,港区曹沈港河沿岸一个小五金厂偷偷排放酸洗废水,造成河道污染。媒体曝光后,刚到环保局不到3个月的田亨文来不及多想,第一时间孤身一人赶到现场进行处置。没想到,现场迎接她的是,因愤怒而情绪失控的周边居民。她被群众围在三层外三层地围在中间,人耳的全是对环保部门不工作的谩骂和指责。“我们环保部门一定竭尽

全力,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内心的无助转瞬而过,田亨文收起女性的柔弱,言语铿锵有力又耐心地向居民解释。

承诺,并不是一纸空话。回到局里后,田亨文立即开展沿河企业整治工作。

就在工作顺风顺水之际,港区环保局却在此时忽逢变故。一段时间内,两名局领导、4名中层干部因贪污受贿先后锒铛入狱。对于仅有9名正式编制编制的港区环保局而言,不亚于一次巨震。当听到朝夕相处的前任局长出事的消息,田亨文内心一震,“实在是感到太痛心了!”

中坚力量的缺失,也让全局瞬间陷入风雨飘摇之境。

“不能倒下,也不能停滞不前。情况越是艰难,越要树立信心。”在惋惜心痛之时,田亨文也意识到了自己身上的重担。

她第一时间振作起来,扛住各方压力,重新带领团队踏上征程。同时,她带领全局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专项警示教育活动和团队文化建设,筑牢全局干部职工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风气焕然一新。

2014年年底,田亨文被任命主持工作。回忆起当时接受任命的感受,她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来形容。

凤凰浴火步履轻盈

在港区管委会和嘉兴市环保局的大力支持下,几个经验丰富的年轻骨干从相关部门和兄弟县市环保部门调来,加上公开招聘的年轻人,港区的环保队伍很快充实起来。

阳光、团结、合作,在这支平均年龄仅30岁的环保队伍成立之初,田亨文就如此定义。然而,环保岗位专业性强,政策、法律、业务、专业知识,缺一不可。如何让这些新人快速适应岗位?

为了加强团队能力建设和增强凝聚力,田亨文在繁忙的工作中推出了“午间加油站”等一系列活动,让全局每一个人都要结合自己的岗位专长、培训或工作所得给大家上课。讲

完后,还要抽签分组讨论,推荐组长轮流作答。最近一个时期,团队就结合港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展了空气质量指数及污染天气应急处置、空气质量指数预报交流培训。

“头脑风暴”则是另一种好的载体。面对工作中积累的环保疑难杂症,田亨文常常组织大家利用下班前的空隙来一次“头脑风暴”,比如廉政风险怎么预防,审批项目存在哪些漏洞,如何提升群众满意度。几年下来,每一位同志的业务水平都有了显著提升。

“这样互动的形式比说教有效,有自己的思考、提炼和内化,可以碰撞出思维的火花,视野也更为广阔。”法规宣教科周时洋两年前来到环保局工作,现在,他对园区企业的情况已是如数家珍,涉及环保的法律法规也了如指掌,从环保新手变为业务精英。

虽然在工作上对下属严格要求,但田亨文也有女性细腻柔情的一面。每当团队在思想上有情绪或工作懈怠时,她都及时帮助大家从思想、业务上找准症结,一起面对,寻找解决办法。“工作上的火车头,生活上的大姐姐”,在港区环保局,常常能听到大家这样评价她。

“工作上给压力,思想上卸负担。工作辛苦不要紧,心不能累。”田亨文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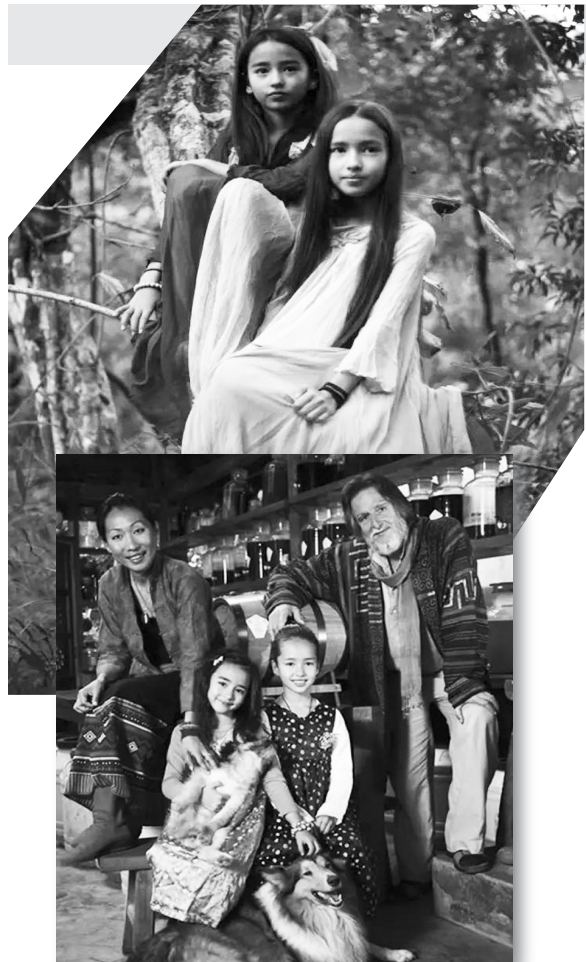
凤凰浴火,其羽更丰,其音更清。从3年前的蹒跚而行到如今的轻盈踱步,这支年轻的环保队伍在她的带领下,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活力和激情,风雨无阻,迎难而上。

2016年,港区环境监察大队以总计4人的有限执法力量,获得“全省环境监察执法优胜大队”,执法案件达22件,处罚额度169.95万元,比2015年上升超过20%。同时,港区环保局也获得了工作上的“大满贯”,被授予2016年度“五水共治”先进集体(嘉兴)、嘉兴市“五水共治”、“五气共治”、生态工作、环保局长目标责任制考核4项优秀等荣誉,多位成员获先进个人称号。

2016年8月,田亨文被正式提拔为局长。

再造失落的伊甸园

◆本报记者 张黎



马悠博士,德国生态学家,被称为“雨林再造之父”。1997年,他受邀来到云南西双版纳,进行热带雨林的恢复和再造工作。他与云南人李曼果结婚后,两人倾其所有,改造被破坏的雨林。2010年马悠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李曼果与两个女儿继续留在雨林。经过前后17年的改造,西双版纳6000多亩的山地,变成了郁郁葱葱的雨林。

这几天,一则“众筹雨林”的视频,让李曼果一家人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一片绿色氤氲中,李曼果娓娓道说着这片世外桃源的故事。马悠和李曼果的两个女儿,分别叫林姐、宛姐,都来自于兰花的品种。她们宛如森林中的精灵,出生、成长于云南的雨林中。

他们一家保护雨林的经历,成为西双版纳的一个传奇。

扎根

李曼果,一个土生土长的云南人,2000年,她与马悠结婚后,把家安在了景洪市的澜沧江边,取名为“濯公山庄”,两个女儿也相继在这里出生。

澜沧江,这里的两岸曾经是热带雨林。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雨林被开垦成橡胶林。热带雨林是“地球的肺”,是天然的空气净化器,随着雨林的逐渐减少,地球的环境和气候都将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马悠被称为“雨林再造之父”,作为国际生物多样性专家和生态学家,1997年,他担任中德合作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恢复和保护项目”专家组组长,就此与西双版纳结下了不解之缘。2003年,他辞去欧

盟专家官员职务,与妻子李曼果在景洪扎下了根。

由马悠博士开创的雨林复活计划,是一个全新的生命景观系统的修复过程。他们采用群落式再造方法,建立了天籽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努力恢复重建西双版纳区域山地雨林的生物多样性。

天籽中心以生态修复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为宗旨,关注雨林和生态文化,让雨林村落因生物多样性修复受益。

他们在山脚下建起了简易土房,不停地捡收当地的原生种,带回来做苗圃,再栽到天籽保护区。

“我们从一些不挑剔的树种开始培育,让雨林逐渐形成荫蔽。再慢慢种植如望天树一类的标志树种,逐渐让整个雨林形成不同层灌,雨林里的动植物也逐渐多了起来。”李曼果说。

夫妻俩栽种了几百棵原生植物,经过自我繁衍和培育,这片雨林日渐丰满。

李曼果也创立了一种雨林生活方式,对于两个在雨林中长大的女儿,她遵循自然,让孩子们快乐地在林中玩耍、弹琴、画画,李曼果为她们创作了许多诗歌,这些诗歌里,充满了爱与慈悲。

重生

渐渐,山上的雾露回来了,水从岩缝里渗出来了,就连兰花也开始自己萌芽。

正如李曼果所说,手中的种子就是明天的森林。世间的每个物种与人一样,都具有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权利,人类没有任何权力去剥夺。

然而不是每一个诗意的故事,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尾。不幸的是2010年,马悠因心脏病突发逝世。悲剧接踵而至,天籽山上刚成型的一小片雨林,因大火烧成一片枯木。

李曼果没有放弃,她拿着抚恤金,和两个女儿一起重新出发,决定实现丈夫未完成的遗愿。

再造雨林,实际是把原生物种迁回它们的栖息地。兰花可以说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植物。马悠生前每天都要在雨林里,找寻从枯树上掉落的兰花,把它们带回家重新栽培,两年后再绑回雨林。

雨林里的兰花,必须依靠树干上的真菌共生。一种兰花只适合一种真菌,不同的兰花还要找到不同的树。雨林被破坏,也让许多兰花濒于死亡,只有造好雨林,兰花才有可能重生。

一些珍稀的兰花,比如金兰,

每周人物

每十年,李曼果用雨林植物产品获得的收益,继续重建雨林。“我更希望让当地村民看到,大肆砍伐和破坏雨林去种植茶园和橡胶树,不是一种长远有利的盈利模式,回归大自然,重新建立更好的生态体系,才是一件对地球和自己都有益的事情。”

“一个完整的雨林体系的形成,至少需要120年的繁衍生长,这也是我和两个女儿,愿意用一辈子来完成的事业。”

有时,听到落叶沙沙的声音,李曼果会扭头盯着树林感叹几句,“你听,这里的每一株植物都在尽全力生长。”女儿们则说,自己的爸爸变成了雨林佛,会永远守护她们和版纳的雨林。

雨林中的兰花盛开